

舊五代史

二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七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也

案以下原本有闕文

長興末爲太

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于飲啖奉

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

儀形旨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于

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

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

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瓴中月夜焚香禱請于天

旭旦以筭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卽姚顗末帝素已期待歡然命之卽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顗同升相位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掄之微類時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已怒甚召諫議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眾所嗤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旣而大軍挫衄官寨受

圍八月親征過徽陵拜于闕門休于仗舍文紀扈從帝
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
聽人所論將謂便致太平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
于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
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
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
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
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
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
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晉祖入

洛罷相爲吏部尙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勅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及紂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疏怠者楊邠怒凡疾病不任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爲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二日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爲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爲誡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一十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

案以下原本有闕文

唐末帝卽位用

爲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
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
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
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
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
云合受冊眾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合掃除馮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旣而知非乃止劉
昫爲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
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立合在僕射之前行疏奏下
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輕脫

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裔孫以羣情不悅劉昫
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
例據南北班位卽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
孫卽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
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
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
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
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
何取笑之深耶眾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
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

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謂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砦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眾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裔孫好古慕韓愈之爲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黃卷中有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

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
笑而答曰佛佞予則多矣李崧相晉用李專美爲贊善
裔孫以賓客致仕專美轉少卿裔孫得太子詹事晉漢
公卿以裔孫好爲文章皆忻然待之太子卽位就加檢
校禮部尙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閉關養素唯事謳
吟著述嗜八分書往來酬答必親札以衍其墨蹟裔孫
將卒之前覩白虺緣于庭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鵬
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于洛陽詔
贈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
闕宿于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

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裔
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
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
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裔孫聲氣處分
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
七千九百一十

和凝字成績汝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爲
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曾祖敞祖濡皆以凝
貴累贈太師父矩贈尙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
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
敏姿狀秀拔神彩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

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
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
進士第滑帥賀瓌知其名辟寘幕下凝善射時瓌與唐
莊宗相拒于河上戰胡柳陂瓌軍敗而北惟凝隨之瓌
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泣而對曰丈夫受人知有
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
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旣而謂諸
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
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後
厯鄆鄧洋三府從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厯禮

部刑部二員外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召入翰林充
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
日設戟于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撤棘啟
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得人澠水
燕談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
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卽第十三
名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
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明宗益加器重遷

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
士兼判度支轉戶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復入翰林充
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六年秋晉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政反狀

已彰疑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
晉高祖曰卿意如何疑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
臨事卽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
令有緩急卽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晉高祖從之
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
勳等領兵討焉相遇于湖陽從進出于不意甚訝其神
速以至于敗由疑之力也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
罷相守本官未幾轉左僕射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遷
太子太傅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于其第年五十八輟
視朝兩日詔贈侍中疑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

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
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
譽平生爲文章于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

于板模印數百帙分惠于人焉

宋朝類苑和魯公凝有
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

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
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悌疑獄香奩集金六
集自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篇金二集不行于世凝
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
之此凝長子峻卒于省郎次子峴錦繡萬花谷范蜀公
之意也

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仕
生平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美

皇朝爲司勳員外郎

永樂大典卷五
千七百一十

蘇禹珪字玄錫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爲郡人

也父仲容以儒學稱于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
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構父業
以五經中第辟遼州倅職歷青鄆從事轉潞并管記累
檢校官至戶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爲兼判開運
末契丹入汴漢祖卽位于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
祖至汴兼刑部尙書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
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受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
三年太祖入平內難禹珪遁入都城爲兵士所擄翌日
太祖令人求之旣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
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

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
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恬然
無咎時人以爲積善之報也子德祥登進士第累厯臺

省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九十三

景範淄州長山人

案以下原本有闕文景範父名初以戶部郎中致仕見世宗紀

世宗

之北征也命爲東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艱

于國用乃以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案冊府元龜載世宗

卽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極思平泰階出一令慮
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慮上立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于
茲雖禮讓漸聞興行而風雨未之戢若豈刑政之所闕
而德教之未孚哉繇是進用良臣輔宣元化雖朕志先
定亦與情具瞻爰擇佳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
大夫尙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景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逮事眇躬愈傾
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爲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
征皇都是宇贊勳賢于留府副徵發于行營軍政所需
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草宣室圖功思先朝欲用之言
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利權爾其明聽朕言
往敷立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彙爾則順天道以序彝
倫余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而恢廟畧天人
之際懸合軍民之事罔渝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
之重惟財是臧勉思倜儻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立
聞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御平章事判三
司範爲人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理煩治劇非其所長

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
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
優詔贈侍中官爲立碑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一十
案景範神道碑以顯

德三年十二月立今尙存